



法轮大法真相在印尼广传

【明慧网】在庆祝二零一七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巴淡岛、丹戎檳榔、北干巴鲁以及占碑法轮功学员们举办了系列活动，活动内容包括集体炼功，腰鼓队游行，大型商场教功，市政府前的集会等，让法轮功真相传遍印尼。

巴淡岛系列活动

巴淡岛法轮功学员从四月份开始，在阿吉石—圣淘沙区巴淡岛组织了集体炼功，和腰鼓队的演出。许多当地正在做体操的人民也因此有了机会拿到学员发的资料、开始认识了

法轮功。

五月十二日，巴淡岛法轮功学员获得了机会能在百货公司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向观众介绍法轮功。在此，法轮功学员演出腰鼓队以及示范法轮功动作，许多学员向来客发资料。

五月十四日早上，巴淡岛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中心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场地挤满了当地民众。腰鼓队还围绕巴淡中心进行了表演，受到民众的欢迎。

喔卡丽娜旅游景点的活动

五月十四日下午，巴淡岛法轮功学员在巴淡中心的喔卡丽娜旅游景点。活动是以集体炼功开始，接着腰鼓队的演出围绕着景点场地以及台上的表演。

丹戎檳榔的系列活动

四月二十二日，来自丹戎檳榔、巴淡岛、北干巴鲁以及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两天活动。此活动举办在丹戎檳榔的一家新开的百货公司，并且也参与了当天早上无车日的活动。◇

骨癌不治而愈 医生惊异

【明慧网】八十多岁老太太骨癌不治而愈

我们县城有一位李姓法轮功学员，他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是二零零九年冬天的一天，老李刚一出门，碰见住在他家楼上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互相打完招呼，老李说：“兄弟今天怎么啦？看你这么闷闷不乐的。”小伙子无奈地说：“大哥呀，别说了，我妈得了大病了，得了不好的病了。到各级医院都检查了，确诊是骨癌晚期，年龄又太大，手术做不了，让回家养着。”

老李很是同情，从兜里掏出一个法轮大法的护身符，嘱咐说：“兄弟别急，我这儿有个好方儿（方言），你不妨试一试。”小伙子一听眼前一亮：“大哥你快说，你有啥好方儿？”老李就告诉他诚心敬念这护身符上

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可能出现奇迹，心诚则灵。

孝顺的小伙子如获至宝，郑重地接过这救命的护身符，谢过李大哥后，赶紧奔老人住处。

约莫两、三个月后一天晚上，小伙子敲开了老李的家门，到屋就说：“哥，我给你报喜来了，我妈好了！”老李听了也很激动。

那天小伙子从老李这儿拿走了大法护身符，回去就让老人认真、虔诚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小伙子一遍遍地带着老母亲念，直到老人熟记在心。

以后老人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念一百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睡前还念一百遍。平时只要身边没人了，老人也会念诵。就这样，老人的病一天天奇迹般地好了起



来，腰腿不疼了，原来苍白的脸上也有了光泽。

他们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原来的癌细胞没了！医生都惊呆了：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骨癌晚期，怎么可能不治而愈呢？以前检查的片子也都在，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叹这是人间奇迹！是法轮大法救了老人！◇

十次被劫持、遭毒打 涑水善良农妇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我被非法关押在涑水镇政府私自设立的监狱(洗脑班)近一年,不让家人看,还不给饭吃,经常挨打;那里的人员齐上,把我头发扯下了好多,拿着大木棒子不管头和身乱打,穿着皮鞋踢头部,踢到太阳穴上,最后我昏死过去。他们还说:‘我让你装死,把她拖出去,倒上汽油点天灯。’”这是吴殿华女士在中共涑水镇政府洗脑班的一幕。

吴殿华,河北省涑水县东南祖村人。一九九六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全身的病不药而愈,真正感觉到了没病一身轻的状态。

然而,在江泽民当任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其“杀无赦”、“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吴殿华深受其害,曾被非法抄家三次、拘留一次、洗脑迫害四次。

为了达到“转化”(即强制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目的,涑水镇政府的人胁迫吴殿华的丈夫说:“要她干啥呀,我给你找个小的,年轻的。”吴殿华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无人照看,丈夫又当爹又当妈,孩子学业荒废,至今长达十六年的迫害,吴殿华被迫害的不能正常生活,每到中共所谓的“敏感日”就被涑水镇政府的人骚扰、恐吓,无数次抄家,连空纸箱、空纸盒都拿走了,给家人精神上造成巨大的伤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最高法院颁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制度后,吴殿华以自己一家被迫害的事实,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状》,起诉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下面是吴殿华的诉状中的部份内容。

在涑水镇政府洗脑班遭毒打非法拘留三个月

二零零零年七月四日,涑水县副书记等人开车到我家中,欺骗说怕上北京,要求去镇上几天。我知道这是骗局,不跟他们走。结果他

们几人一齐上把我从家中拖出来,顶着大雨,又把我们拉到镇上长期关押。

一起被关押的有十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遭到的毒打。有一次中午十二点多,三人把我们三人叫到二楼会议室。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三人就开始连骂带打,把我头发扯下了好多,拿着大棒子不管头和身乱打,穿着皮鞋踢头部,踢到太阳穴上,当时昏倒在地;他们不但没有放手,还说要把我拖出去倒上汽油点天灯。

等我醒来后,同修把我扶到关押我们的屋里,全身的伤疼痛难忍,头脑有时清醒,有时不清醒,那天夜里我在剧痛中挣扎着,总算活了过来。在那里,镇计生办职工长期轮番看管,有时让出来,有时把我们锁在屋里,连大小便都得经过他们允许,把关押我们的屋都安上铁窗。

就这样,非法关押长达六个月,后把我和四名法轮功学员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关入了拘留所。第二天,又把我们二十八名法轮功学员游街羞辱,在文化广场“公判”,以我坚持信仰真、善、忍“不转化”为罪,非法定为行政拘留,送回拘留所非法关押三个多月,连过年都是在拘留所里过的。

再被劫持到党校办的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五日,我被转到党校办的洗脑班,连拘留所和看守所共三十多人。他们怕不好“转化”,就把我们有的转到各乡、镇,涑水镇书记怕我们四人不好“转化”,还影响镇里一直关押的几名法轮功学员,所以就在党校里另找一间房把我们四人关在里面,由镇计生办职工看管。

剩下县里十位法轮功学员,孙、张伙同法院执法人员把几名大法弟子惨无人道的殴打,其中有三个孩子,有个二十来岁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折两根肋骨,有一个被用绳子把身上的皮勒掉,十六、七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哪怕有一点良知的人都看不下去,当时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四人离开了洗脑班,开始流离失所。

不顾死活 野蛮绑架

中共邪党恶毒,利用免官、免职来恐吓这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官

员。县、镇又开始对我们四人大抓捕,把我们几个人的亲戚家查个遍,甚至恐吓、威逼亲戚如何如何。涑水县公安局还伙同我娘家县公安局,到我娘家非法抓捕我,恐吓、威逼让我哥、姐交出我,甚至让丰宁县上电视通缉我。就这样,一直流离失所半年,在秋收之时,我实在不忍心两个孩子无人看管,又是秋收的时候,我回到了家,到家没几天,镇里人就到我家骚扰。

又在皇历十月初三晚九点多钟,我刚洗完脚,拿起大法书,没等看,副镇长、副书记,还有一个女的闯入我家,看我正在看大法书,就夺过我手中的大法书,就给撕了,还给我两个嘴巴,强行把我从炕上拖下来,五人齐上,把我拖出二百多米远,塞上他们的车上。我不上车,他们五人就往车上拖,在拖拉中,把我的外衣脱掉了……

我的丈夫当夜被劫持到涑水镇派出所非法关押二十四个小时,然后被关入拘留所四天,又转到了看守所四十八天,非法劳教一年,监外执行。恶徒敲诈两千元才放回。

屡遭骚扰、恐吓、绑架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晚上八、九点钟,派出所来了一伙警察,再次把我从家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八点左右,关押到地下室的铁笼子,恐吓、刑讯逼供,妄图加重迫害。

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左右,派出所多名警察其中有一个跳墙入院。打开大门,当时我正在扫院子,一伙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一个警察把我两个胳膊拧到背后,拽过头顶,我听到肩膀“喀吧”一声,剧痛下,我喊了一声:“我的胳膊!”他们才放手,随后,把我拖到二百米以外的警车上,继续打。到了派出所,我呕吐不止,下午被转到党校洗脑。在洗脑班五天,都不能动,吃什么吐什么。后来他们找来一个医生给检查,医生检查后说:“立即住院治疗。”他们赶紧让家属接回。(节选)◇